

# 万里路万卷书(三)

## ——王子今

年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，洞察当时人的精神风貌，认识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，“同时，也可以深化对当时吏治之基础的理解，而中国传统政治形式的有关特征，也可以得到更为真切，更为生动的说明”。

“子今教授很善于抓题目，也很善于将这些题目放置在秦汉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。”中国社会

科学院学部委员彭卫说。

王子今研究历史是从学习考古起步的，这给他的学术风格打上了鲜明印记。“以考古学为基础，使子今教授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他的若干研究成果，都带有考古学的视野、考古学的方法、对考古资料的诠释与运用。”孙家洲评价说。

长沙出土简牍，是一批年代自战国至三国时期的文物，其所载录的文字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。2017年，王子今出版专著《长沙简牍研究》，这是他以考古之功研究历史的代表作。例如，收在书中的《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有关“鹿”的文字资料与梅花鹿标本》一文，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签牌、遣策上有关“鹿”的文字入手，进而讨论梅花鹿的骨骼标本，再进一步对鹿的生活习性、汉代的猎鹿风俗和梅花鹿分布区域变迁等问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，可以视为生态史考察的典型案列。

“这篇论文真可谓小中见大，思路开阔。说实话，我曾在湖南省博物馆整理研究简帛十多年，对他讨论的这几块简牍材料相当熟悉，但从没想过可以这样深入地展开研究。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松长说，“子今教授擅长从看似很细小的问题入手，研究出很有深度和广度的结论。”

王子今为人宽厚、幽默，这也体现在他的学问之中。20多年前，他曾写过一篇名为《崔家的豆瓣酱——漫说译之

不易》的文章，主题是讲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古文献回译为中文时容易出现的差错，纠正了几部较有影响的学术译著译文的失误。2021年，他又发表《关于“仙人王子今”——海外汉学论著的“古文词”汉译》，文中提到，一部译著把古人“王子晋”误译为“王子今”。今人王子今写“古人王子今”，读之令人忍俊不禁。

“这种商榷性、批评性的文章，难在如何掌握话语尺度。就效果而言，用语的技术性处理，几乎与批评者的动机同样重要。一旦处理不当，就容易形成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意气之争，造成有违学术批评初衷的负面影响。子今教授的高明之处是，通篇语气平和，对原译者的尊重之意贯穿始终。我想，众多读者和被批评者，都可以感受到他作为批评者的善意与厚道。”孙家洲说。

“子今教授在很多方面都有建树。这建树不是简单的专著多，细细读他的作品，总有一种势大力沉的感受，很有分量。”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长赵凯把王子今的治学风格比喻

为“关公舞刀”，“我很荣幸，在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兼职多年，有比较多的机会向子今教授请益，‘从长者游’。他的学问，就好像关公手中的青龙偃月刀那样厚重有力，他舞起刀来，沉稳而又灵动，轻松驾驭历史研究。”

**“将秦汉史研究置于整个古代史的大视域中”**

经过先秦时期漫长的积淀，中国历史进入秦汉时期。从秦始皇实现统一至曹丕代汉，这近四个半世纪的文明进程中，最显著的历史标记是帝国的成立和汉文化的繁荣。王子今深深沉浸在这段历史中，把秦汉交通史作为他深耕细作的重点研究领域。

从1981年开始做硕士论文《论秦汉陆路运输》算起，王子今研究秦汉史已有40多个年头了。谈及王子今的学术成就，孙家洲深为钦佩的，就是他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：“围绕着秦汉交通史这个课题，他投入40多年的时间和精力，持续不断地推出如此众多的高质量学术论著，直接带动一个个学术热点的形成——如此学术景观和学术能量，在当今的历史学界，实在是



王子今著《秦汉儿童的世界》  
图片由作者提供